

外交史

陳復光著



青年書店發行

外交史目錄

教官陳復光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改編)

第一編 列強近代之外交政策

第一講 外交之意義及其重要

第二講 英國之外交政策

第三講 法國之外交政策

第四講 德國之外交政策

第五講 義國之外交政策

第六講 蘇俄之外交政策

第七講 美國之外交政策

第八講 日本之外交政策

第二編 中國列強之外交關係

外交史目錄

第九講 中俄之外交關係

第十講 中英之外交關係

第十一講 中法之外交關係

第十二講 中美之外交關係

第十三講 中德之外交關係

第十四講 中日之外交關係（詳第八講此講從略）

六三

七三

九三

八五

一〇五

外交史

第一編 列強近代之外交政策

第一講 外交之意義及其重要

自歐洲三十年戰爭以後，民族國家，相繼建立，外交遂爲表現國際關係之要素。強者無不用縱橫捭闔之策略，以逞其兼弱攻昧之野心；弱者亦以沈毅堅忍之外交，恢復國權於凌夷板蕩之際。蓋世界任何民族，無不有其生存與獨立之權，欲維持斯二權於不墜，則外交與軍備，爲對外不可須臾離之二大要素。外交之勝利，固往往由武力之充實而獲得。不過外交之重要，不減於武力，強國雖有武力，若不善於運用外交，亦難以達其確定之國策，甚至影響及於軍事之失敗。如大戰前之德國，因威廉二氏不知蕭規曹隨，放棄畢斯麥之外交政策，開罪英俄，形成德俄同盟之瓦解，以致慶戰四年，一敗塗地，此軍力優勝，不善於運用外交而致失敗之明證也。

國，因無充分之武力，尤不可不注重外交，以保障民族之生存與獨立。如拿破崙戰後，法之達里蘭（Talleyrand）及歐戰後德之史特萊斯曼（Stresemann）均能在戰敗之餘，因勢凌夷之際，折衝樽俎，運用外交，以挽回民族之厄運，恢復國家之獨立與自由。其他如意大利之統一，及歐戰後土耳其之復興，固賴於軍事之勝利，而二國軍事之所以勝利者，則在加富爾（Cavour）及伊斯麥特（Ismet）之善於運用外交，以孤敵勢。故外交屬於政略，軍事屬於戰略。政略運用適宜，根據政略以實施戰略，亦易致勝，此孫子軍形篇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作戰篇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者，蓋即先之以政略之確定，戰略戰術，尙其次焉之謂也。凡不與政治目的關聯之戰略，終屬空想。在近代大戰中欲求勝利，掌握政治權力者，必須研究戰略，同時，參與軍事最高統率者，必須具有深刻之政治觀察力，即克落塞維慈所謂：「一個統帥，須是兼爲大政治家的人物，然而在根抵上，又不可忘却己身是將帥」。政略與戰略，實爲二位一體。

嚴格言之，外交云者，非指尋常國際間之交際，亦非指辦理各項交涉而言；乃各國政府，消極方面，爲維持國家之生存與獨立，積極方面，爲發展國力，發揚國威，而用以對外之一種權謀。欲確定一國之外交政策，首先須確定外交之基本原則。所謂外交之基本原則者，卽一個民族，根據自己所處之地理環境，而決定之對外求生存，求發展之基本方針也。保障民族之生存及發展，不外充實國力，鞏固國防，運用外交。故就外交之基本原則論，其唯一對象，卽在運用一民族之智力，以保障整個國家之安全，發揚整個國家之力量。外交之方針既定，外交政策，不過根據此方針而決定採取之途徑與手段而已。如英國外交之基本原則，在歐陸方面而言，爲保障英國本部之安全，與維持歐陸之國際均勢。在太平洋及遠東方面而言，爲保護其殖民地與本國之聯絡，及維持其在遠東及中國之權益。若夫英國在戰前之聯法制德，戰後之揚德抑法，戰前之英日同盟，戰後之遷就美國，乃根據此原則，依時代環境而運用之外交手段耳。其他如日本之大陸政策，美國之孟羅主義，及門戶開放政

策，均各該國外交之基本原則，至其所運用之手段，則萬象不離其宗也。

外交政策，既以保障一國之安全，及發展民族之利益爲出發點，則凡有危及其國家之安全及民族之利益者，即爲外交政策之對象，在軍事上，即爲假想敵國。在理想世界中，各民族應互相保持平等友愛之精神，消弭戰爭，裁減軍備，以期漸漸達到世界大同；不過今日之世界，離真正和平尚遠，大同更屬玄想。各國無不就爭私利，以詭詐陰謀，縱橫捭闔相尚，以兼弱攻昧，取亂侮亡爲能。國際利害衝突不易解決之時，民族生存，往往遭受外力之壓迫。因此，在確定一國外交政策之先，即應認清何國在地理上、經濟上、政治上，最足以妨害本國之生存與發展，而思充實國力，竭用智力，以應付之。外交對象既確定，何國爲假想敵國，何國可爲與國，自易判定，而外交政策之實施，亦易奏效。如意大利復興時之以奧爲對象，以英法爲與國；日本維新時之以我爲對象，其後則以俄爲對象，以英爲與國；又如畢斯麥統一德意志時，首則以區區丹麥小試其鋒，繼則餌法中立以戰奧，最後又聯俄使奧中

立，以戰法，均善於運用外交以打倒假想敵國之先例也。擴而言之，即使略國，亦有其外交上之對象，況弱小國家耶。日本之大陸政策，以我國及蘇俄爲對象，美國之孟羅主義，以中南美爲對象，均顯例也。外交對象確定之後，實施外交政策時，須有三種認識，方可避害趨利，獲得勝利。所謂三種認識者，即認識己方，認識對方，與認識國際是也。外交與軍事同，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不認識己方，忽略對方，而妄自尊大，以致失敗者，如普法戰前拿破崙第三之無充分準備，與普挑釁，致有塞丹城下之盟。又如日俄戰前，帝俄之不認識對方，輕視日本，結果爲日所敗。至於認識對方，則有善意之認識，與惡意之認識。由善意之認識，乃能發生國際間之真正友誼，更進而達到國際親善，與國際合作。若夫惡意之認識，不外偵察調查他國情形，以爲進攻之資耳。除認識己方，認識對方外，須認識國際形勢，蓋認識國際形勢之後，方可在某種局勢掩護之下，努力建設，以謀本國國際地位之增高也。如歐戰後之意大利，利用德法對峙之局面，以充實國力，造成舉足輕重

之勢。此外復可利用國際間之利害衝突，作多方面之外交活動，藉以打破各國對於本國之聯合陣線。如戰後土耳其之復興，固在戰勝希臘，而大半在認識當時之國際形勢。一方面聯絡蘇俄，一方面分化英法意之聯合陣線，而使英國不易長久助希以抗土。又如蘇俄近十年來之利用資本主義國家間之互相矛盾，與各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與法捷締結互助公約，以掩護其兩個五年計畫之完成。日本之敢於非法佔領我東北，一手製成偽國者，亦在其能認識當時國際環境，知英美正忙於本身不景氣之救濟，實際上不能東顧，蘇俄之埋頭於其兩個五年計畫之完成，決不敢與日挑釁也。

綜而言之，一國外交之運用得宜，首在樹立外交之基本原則，次則確定外交對象，然後決定外交策略。至於如何使外交策略，發生效驗，則至少須認識自己國力，認識對方國情，認識國際形勢。否則如盲人騎馬而臨深池，未有不挫敗者也！

第二講 英國之外交政策

英國既爲一島國，而其立國之基礎，又在工商業，其勢不得不向海外發展，以競爭原料及市場。向海外發展之結果，爲廣大殖民地之建立。從數百年之慘淡經營，英之殖民地，已遍佈全球，此其所以「帝國無落日」自豪也。維持其殖民地之主要工具，爲強大之海軍。有強大之海軍，始能維持其海上之霸權。以此次第與西班牙荷蘭法國西蘭爭於大洋。迄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在海上之優勢，始確然樹立。歷屆政廢，無論保守黨，自由黨，或工黨，莫不以維持此優勢爲政策。凡敢對於對其海上霸權挑戰之國家，均視爲其假想敵國。如德自威廉第二即位以後，主張大海軍政策，盡力擴張海軍，與英競爭，有威脅英國海上權力之勢，結果，促成英法之結合，而兩國海軍之競爭，即爲促成歐戰之一主要原因，歐戰後，德國海軍全部消滅，美國海軍乘機崛起，又有危及英國海上霸權之勢，華府會議妥協之結果，英國因大戰後，財力支絀，暫時承認美國海軍比率之平等。但其支配海上權力之根本政策，未嘗因此而拋棄。一九三〇年之五強倫敦海軍會議，亦出於不得已而與美再度妥協，

一九三四年之英美日三強海軍預備會議，美主張大艦巨砲主義，英主張多數小艦主義，日本則主張廢除比率，要求海軍軍備平等，會議之初，英不似華盛頓會議及倫敦會議時之袒美抑日。對日主張，反表示相當之同情，且允日本以原則上之平等。意在使美稍稍就範，結果，三強相持不下，以致會議流產，繼之以日本通告廢止華府海約，三強更從事增艦，太平洋自是多事矣！義阿戰爭發生，國聯束手，義卒佔有阿比西尼亞，於是地中海上又生一勁敵，英更不得不積極擴充海軍。一九三五年國會改選之結果，即有解釋爲無限整軍之委託，此次發表白皮書（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宣佈今後五年中實行十五萬萬英鎊之大擴軍計劃，在欲以實力維持英國所需要之國際及國際均勢，此外英當局鑒於德意之擴充空軍，近年來復竭力主張大空軍主義，俾與世界最強空軍相頡頏，藉以加強其海上之威力。其主要目標，仍不外鞏固其海上霸權。英前外相張伯倫氏（Austen Chamberlain）在「英國之外交政策」一文中，曾說道：「在海上，英國自承認美國平等權以來，因其特殊國情以樹立之

所謂大陸均勢政策，太平洋均勢政策，以及世界和平政策，始能運用自如，不致落空，其目的均在拚命保障其海軍之均勢；因否認其敵人通過海峽，是其唯一之守勢把持此等海口，並開放大洋，以爲本國船隻之用，是其日常生存上之一種必需與其帝國權力之要件。」英以島國之地位，對於歐洲大陸，久無侵略之野心，但因其距大陸僅一衣帶水，在國防安全上，不能漠視歐洲問題。換言之，英國之利益，在維持歐洲大陸之均勢。自亨利第八以來，即以均勢政策爲其基本國策。如十六世紀初之以海軍殲滅西班牙艦隊；十八世紀初之抵制路易十四；十九世紀初之聯合普奧俄以抵抗拿破崙；歐戰前之助法以抑德，而在戰後，則抑揚於德法之間，以防法之過度強大，自德重整軍備，進軍萊因，意大利鯨吞阿比西利亞，又與法聯絡以維持均勢，此其明證也。甚至有危及其本國外之海軍根據地，及與其殖民地交通之要道者，或以武力，或以外交，亦必有以制裁之。如一八五三年之克里米亞戰爭，及其後之屢次助土以抗俄，其意均在制止帝俄霸據巴爾幹半島，及遏止其勢力侵入地中海

，以危及英印間之交通。又如近來意大利之鯨吞阿比西尼亞，英藉國聯以施制裁之政策，雖然失敗，然決不甘心任義獨霸地中海，故黑衣宰相墨索里尼以地中海爲意大利生命線一語，向英警告後，即有英外相艾登之聲言，謂「地中海爲英之動脈管」等語之反攻。如英義間無此次地中海君子協定之妥協（一九三七年一月），則地中海上英義間之爭霸戰，從此更趨尖銳矣。

關於遠東方面，英國亦以施諸歐陸而奏效之均勢政策，擴而運用之。亦以任何強國有支配東亞，尤其是支配中國之權力，卽足以威脅英國遠東之屬地及其經濟與商業之權益。故其遠東政策，以保護殖民地與本國之聯絡，發展其在遠東之經濟利益，以及維持太平洋之均勢爲基點。如中日戰後，因帝俄勢力南下，有侵入華北之勢，同時，德帝國復有瓜分中國之提倡，英遂與美國提倡開放門戶政策，以抵抗之。又於一九〇二年與日本締結同盟，以抵制法俄同盟，一九〇五年，兩國又續約以保障印度之安全；迨日俄戰後，乃轉而與俄協調，締結一九〇七年之英俄協定，互相尊

重兩國在外蒙西藏及波斯各得之權益。在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一方面爲敷衍美國及英屬自治領奧大利亞和加拿大，一方面感到日本在中國之銳進，於己不利，英國遂毅然決然解除英日同盟，以促成九國公約及四國協定之簽訂，藉以維持太平洋之均勢。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發生，英明知日本有破壞遠東均勢與獨霸中國之野心。其所以不與美聯合而向日本提出嚴重警告者，蓋有由焉：（一）英國內部經濟恐慌，失業嚴重，在在均使其無力外顧。（二）以爲日本攫取滿洲，即使其垂涎英屬亞洲殖民地之野心，暫時減少，英屬殖民地，藉此亦得以保全。（三）以日本佔據滿洲，無異建立一防蘇俄之屏障，以免遠東之赤化。（四）以中國一隅之領土被佔，而與日本開釁，則與英國素來維持和平，與夫除危及其帝國安全，始開釁之宗旨相反，故英國甯可避重就輕，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英財部顧問，羅斯爵士（Sir Leir-Ross）赴遠東，先到日本，即帶有試探日本遠東政策真正意旨之使命，而思與之成立遠東勢力範圍劃分之妥協，豈知其在東京所得到之答復，爲日本非獨霸遠

東不可，繼之又有日本之在華北邁進，英國一方面始有援助中國改革幣制之舉，同時復暫與蘇聯接近，談判商業貸款及英蘇海軍協定，與美國則籌劃在太平洋方面之合作，其意不外以外交姿態使日本稍稍就範。結果，日本甯舍英而另闢外交出路，遂悍然不顧，與德國同盟，以防第三國際。其內心即在使其北進政策，與南進政策，雙管齊下，英國自是乃大抱不安，恐亦只有出于與美蘇法合作以與日德意對抗一途耳。要之，英國之對外政策，無論在歐陸與在遠東，均主張維持均勢者，因在均勢之下，始能維持和平也。英國維持和平之動機，大半在保持其經濟與商業之重大利益，及其殖民地之安全，蓋英帝國之生命線，在其殖民地，而世界上最良之殖民地，及最重要之交通點，均在英人掌握中，英海軍大臣某次曾道：「每日有十一萬噸之貨物，從海外運到大不列顛之海岸，此類貨物，均由八萬海里之遙而運至，設若吾人不保護其安全之運到，英人即有飢餓之危險，是以保障海上通路，使貨物與糧食安全運到，即吾人海軍之任務。」英人與其作無意義之戰爭，而危及其整個帝

國之安全，莫如持盈保泰，而維持其世界霸權於不墜，其以海軍維持世界之安全，即所以維持其世界霸權也。前任英海軍大臣孟賽爾出席保守黨大會，曾言：「英國之海軍，足以保障全世界三分之一面積之穩定及安全，其有裨於和平，而非他國所可企圖，及英國海軍軍力，一旦減弱，則大英帝國即將不復存在，英帝國瓦解，則世界必有十數處區域發生戰禍。」此英之對外政策，在以維持國際均勢，及和平爲中心，而達此目的，又以維持海上霸權爲中心也。

第二講 法國之外交政策

法國之外交原則，首在保持其「天然疆界」。法之所謂天然疆界者，東界萊茵河，東南界阿爾卑斯山，西南界比里紐斯山，其爲謀得此疆界而作戰者，不知凡幾，而完成此疆界之阿薩斯勞倫二州之失而復得者數次，一九一四年歐戰之主因，在恢復二州，歐戰後法國軍事外交之着眼點，亦在保持二州。換言之，安全保障及維護凡爾賽和約，即法國戰後之基本國策。知德之不甘屈服，而終有一日再侵及其生命線

之阿勞二州也；是以仍以德爲其主要敵國。不過一八七〇年普法戰後，法之目的，在恢復失地，以完成其「天然疆界」，一九一八年以還，其目的在保持其「天然疆界」，而以德爲其軍事外交之對象則一也。軍事方面，對德保持優勢，不允德重整軍備之要求，外交方面，則設法增強國際聯盟之力量，以制裁破壞和約之國家，同時，復結盟友國，以孤德勢，與一八七〇年後畢斯麥之恐法國復仇而結盟奧意，聯絡帝俄，運用包圍政策以困之，如出一轍，

法國使德國不得逞其志，而期永保其戰後之優勢之政策，歷屆政府，無分左右，均恪守無違，所異者，不過外交口吻之不同耳。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中，法曾提議將萊因組織一獨立國，爲德法間之緩衝，使德國無從侵襲法國，後爲英美反對而放棄，而以所謂英法三國之軍事保障條約以代之，後又爲美國參議院所拒絕，因此三強軍事保障條約，等於曇花一現。在和會中，法國所欲獲得之安全保障，除限制德國軍備而外，幾無所獲，乃不得不另闢途徑，以圖自固，於是乃努力於歐洲大陸